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依据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爱的重建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依据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爱的重建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重建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4959-5

I. ①爱… II. ①开…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4777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爱的重建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7.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励友人书.....	老舍 / 001
买彩票.....	老舍 / 003
真的故事.....	莫泊桑 / 005
我是农民.....	贾平凹 / 010
风 雨.....	贾平凹 / 016
心底的承诺.....	布莱恩·基夫 / 018
与爱相约.....	萨拉米斯·伊舍凯舍 / 022
雪中的零.....	佚名 / 025
哈蒂小姐.....	史蒂芬·葛林 / 028
不识字的人.....	潘蜜拉·杜克斯 / 031
暂停你的脚步.....	麦可·汤姆斯 / 034
勇气的形象.....	凯西·赫莱 / 037
一个英雄的故事.....	弗德瑞克·E·帕尔斯 / 040
沉 默.....	沈从文 / 046
孩 子.....	梁实秋 / 050
代 沟.....	梁实秋 / 053
孝心无价.....	毕淑敏 / 056
爱是最大的出息.....	张翔 / 058

自卑像谦恭一样美丽.....	张宝童 / 060
没有理由消沉.....	埃斯特尔·门德斯 / 062
愚钝的力量.....	刘果奕 / 064
三个懒汉.....	格 林 / 066
白雪公主.....	格 林 / 067
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	安徒生 / 074
烂布片.....	安徒生 / 077
我很重要.....	毕淑敏 / 079
联合国降下的半旗和一只鞋子.....	薛卫民 / 082
大布熊.....	薛卫民 / 088
大勇者的风度.....	唐达成 / 090
高贵者的道德.....	周国平 / 094
论友情.....	严文井 / 095
家.....	苏雪林 / 098
中国式好人.....	李 敖 / 106
我有一个“自负指数”.....	李嘉诚 / 108
如 花.....	莫小米 / 110
名利说.....	于 丹 / 111
雁.....	石钟山 / 115
父亲最后的军礼.....	石钟山 / 118
手.....	萧 红 / 157
魔道.....	施蛰存 / 170
希望你们身上.....	季羨林 / 185
人生之美.....	季羨林 / 187

励友人书

老 舍

××仁兄：

在咱们的社会里没有“大”事休。东北四省丢去谁曾落一个泪来？赤俄的五年计划还不是说说而已？你可能告诉我一件“大”事？高明而懂憬的你！不能：本来没大事，从那里说起呢？自然，包了一把三翻是天大的事，可是和旁家打起来而终于没包，那么，说它作甚？昨天咱的肚子疼了一阵，恐怕是要生小孩：怎奈咱不是女性。是故天下原无大事，为人何不马马虎虎？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欠下旅馆费，虽秦二爷亦舍不得卖黄骠马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为上策。夫中华亦大国呀，失了四省，则较小矣，是谓大事化小，省去许多麻烦。全国亡了，不过小事化无而已，何足虑哉。生今之世，最宜不要脸：脸之全部有多大面积，就说和东三省比比吧？骑着脖子大便，任凭于他，到底是他的粪落在咱哥儿们的脖子上啊，大小总是个便宜。哀莫大于心死——胡说！心怎会死，设若身上各部活活泼泼？你若不抓弄俩钱，因而没有饭吃，没有女性一同就寝，身上怎能活活泼泼，眉眼怎能乱动？手足眉眼僵硬不动，心会活着？连这个都不懂，白活！

狗本食肉之兽，不得已乃改而吃粪，意识不能决定生活状态，而生活状态实决定意识的形式：虽马克司复生，不易吾言哟！

我们的字典上没有“耻”字。耻是抽象的，面包与女子是具体的。不信，你要为国难发愁而七日不食，耻则耻矣，可是你那

个“象”即被阎王抽去，这是玩的吗？反之，你舒舒服服吃点喝点恋点，身胖因而心广，人说你是亡国奴，你正自肥头大耳朵，哪个更近于生命的真实？在生命上，小事是一切：大事根本没有一件。记住了这个，高明的你。以脸说吧，它是为有人说你的大衫不漂亮而红的；难道日本人打了南京几炮也值得红脸？南京又不是你的私产——自然你若在那儿有处小房便另一个说法了。就是别着急，瞎混着比什么也强。

今天就和你谈到这儿吧。祝吉！

舍 九月二日

买彩票

老舍

在我们那村里，抓会赌彩是自古有之。航空奖券，自然的，大受欢迎。头彩五十万，听听！二姐发起集股合作，首先拿出大洋二角。我自己先算了一卦，上吉，于是拿了四角。和二姐算计了好大半天，原来还短着九元四才够买一张的。我和她分头去宣传，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个人分，每人还落一万，二角钱弄一万！举村若狂，连狗都听熟了“五十万”，凡是说“五十万”的，哪怕是生人，也立刻摇尾而不上前一口把腿咬住。闹了整一个星期；十元算是凑齐；我是最大的股员。三姥姥才拿了五分，和四姨五姨共同凑了一股；她们还立了一本账簿。

上哪里去买呢？还得算卦。二姐不信任我的诸葛金钱课，花了五大枚请王瞎子占了个马前神课……利东北。城里有四家代售处；利成记在城之东北；决议，到利成记去买。可是，利成是四家买卖中最小的一号，只卖卷烟煤油，万一把十元拐去，或是卖假券呢！又送了王瞎子五大枚，从新另占。西北也行，他说；不但是行，他细掐过手指，还比东北好呢！西北是恒祥记，大买卖，二姐出阁时的缎子红被还是那儿买的呢。

谁去买？又是个问题。按说我是头号股员，我应当跑一趟。可是我是属牛的，今年是鸡年，总得找属鸡的，还得是男性，女性丧气。只有李家小三是鸡年生的，平日那些属鸡的好像都变了，找不着一个。小三自己去太不放心啊，于是决定另派二员金命的男人妥为保护。挑了吉日，三位进城买票。

票买来了，谁拿着呢？我们村里的合作事业有个特点，谁也不信任谁。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还是交给了三姥姥，年高虽不见得必有德，可是到底手脚不利落，不至私自逃跑。

直到开彩那天，大家谁也没睡好觉。以我自己说，得了头彩——还能不是我们得吗？！——就分两万，这两万怎么花？买处小房，好，房的地点，样式，怎么布置，想了半夜。不，不买房子，还是做买卖好，于是铺子的地点、形式、种类，怎么赚钱，赚了钱以后怎样发展，又是半夜。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都看着像洋钱。清晨的鸟鸣，夜半的虫声，都说着“五十万”。偶尔睡着，手按在胸上，梦见一堆现洋压在身上，连气也出不得！特意买了一副骨牌，为是随时打卦。打了坏卦，不算，另打；于是打的都是好卦，财是发准了。

开奖了。报上登出前五彩，没有我们背熟了的那一号。房子，铺子……随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头五奖没有，难道还不中个小六彩？又算了一卦，上吉；六彩是五百，弄几块作件夏布大衫也不坏。于是一边等着六彩七彩的揭露，一边重读前五彩的号数，替得奖的人们想着怎么花用的方法，未免有些嫉妒，所以想着想着便想到得奖人的乐极生悲，也许被钱烧死；自己没得也好；自然自己得奖也不见得就烧死。无论怎说，心中有点发堵。

六彩七彩也登出来了，还是没咱们的事，这才想起对尾子，连尾子都和我们开玩笑，我们的是个“三”，大奖的偏偏是个“二”。没办法！

二姐和我是发起人呀！三姥姥向我们俩要索她的五分。没法不赔她。赔了她，别人的二角也无意虚掷。二姐这两天生病，她就是这个本事，心里一想就会生病。剩下我自己打发大家的二角。打发完了，二姐的病也好了，我呢，昨天夜里睡得很清甜。

真的故事

莫泊桑

一阵大风在外面吼着，一阵狂呼而疾卷的秋风。一阵扫尽枝头枯叶送它们直到云边的那种风。

那些打猎的人吃完了他们的晚饭，却都没有脱掉他们的长筒皮靴，满面绯红兴致勃勃。他们都是诺曼底省的一些半贵族半乡绅而又半务农的人，家境富豪，身体壮健，气力可以击断那些在集市里蹲着的牛的双角。他们在艾巴乡的村长白龙兑尔老板的山场里，打了一整天的猎，现在他们正在那个别墅般的田庄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吃东西——那田庄的主人就是他们的东道主。他们像吼着一般说话，像野物嗥着一般大笑，像蓄水池一般喝酒，伸长了腿子，肘拐撑在桌布上面，眼睛在灯光下面睁得大而有神，身体被一座向天花板吐出血色微光的大火炉烘得火热；他们所谈的都是打猎和猎狗。但是半醉了的他们，已经到了心中别有所思的时候，所以全体都用眼光去追逐一个用发红的指尖儿托着那些满盛着食物的大盘子的强壮女人。忽然，一个喜欢吵闹的姓塞菇尔的大汉子——这个人从前本研究那种做教士的学问，现在却成了兽医，给本地附近各户诊治家畜——他高声说：“了不得，白龙兑尔老板，您有一个无可非议的女佣人。”于是一阵哈哈的笑声爆发了。这时候，一个除了名而为酒所困的贵族卫仑多先生提起嗓子说：“我从前和这样一个女孩子有过一种奇异的故事；哼，我应当说给大家听。每次我想到她，就叫我记起麋儿扎——那是一条雌狗，我从前卖给何宋内子爵的，但是只要有人放开它，它总要回来，可见它不能离开我。后来我生气了，便央求那位子爵用链子拴住它。后来你们可知道它怎样吗？那个畜生？它竟因为悲伤送了命。”

不过现在不说它了，还是回到我那女佣人身上。故事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有二十五岁，没有成家，住在我自己那个在好乡的别墅里，你们知道，一个人年轻有钱而晚饭后又无事可做的时候，眼睛就要四处寻东西了。

不久，我发现一个在戈乡的兑布多先生那里做事的年轻人。白龙兑尔，你本来认识兑布多呀，简而言之，那个小家子女儿很叫我发狂，以致某一天我跑了去找她的东家，向他提出一件交易。倘若他把他的女佣人让给我，我就把他想了两年的那匹黑马卖给他。他和我握手：“彼此两无异言！卫仓多先生。”交易做成了：那个小女人到我别墅里来了，我亲自牵了那匹马到戈乡去，作三百法郎让给了兑布多。

在初期，这件事便利得像轮子一般。谁也没有疑虑到什么，仅仅从我的口味上说来，蔷薇有点过于爱我，你们知道，那孩子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她在血脉里大概有些与众不同之处，而凡是和东家闹花样的女佣人总有点这样。

总而言之，她真崇拜我，这就是那些小狗的称呼和种种温存亲热的字眼和事情给我的看法。

我自己盘算过：“这件事顶好是不要维持太久，否则我要上当！”但是我不是容易上当的，我不是那些用两个吻便可以迷得住的人。末了，当她向我通知说她怀孕了的时候，我早已注意了。

这简直像是有人在我胸脯上噼啪放了两枪。她呢，她吻了又吻我，笑着，舞着，她发痴了，有什么话说！当天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到了夜晚，我便推敲起来。我想：“事情发生了；但是应当拿出手段来，割断那根线，时候正好。”你们可懂得，那时候，我父母都住在巴仑乡，我姐姐伊士拔侯夫人住在罗贝克，离好乡不过十多里路，真是没有法儿开玩笑的。

但是我怎样给自己解围呢？倘若她离开我那里，便有人会动疑，于是就会有人来饶舌，倘若我留下她，不久便有人会看见她的大肚子，并且我不能够就是这样放掉她。

我和我舅舅克勒德伯爵谈起这件事，这本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江湖，我并且向他征求意见。他泰然答复我：

“应当嫁掉她，好孩子。”

我一下跳起来：

“嫁掉她，舅舅，但嫁给谁？”

他从容地耸着双肩：

“您愿意嫁给谁，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啊。一个人只要不笨总可以找得着。”

我把这篇议论想了七八天之久，结果我自己对自己说道：

“他毕竟有道理，我的舅舅。”

后来我开始挖空心思地思索起来；某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在本地做推事的人吃晚饭，他对我说：

“波梅尔老婆子的儿子，新近又闹了一个笑话；他的结局将来定不会好，这个孩子。可见遗传的力量很大。”

那个姓波梅尔的老婆子本是一个老光棍，她的青年时代本使人垂涎。一个法郎便可以使她卖掉她的灵魂，她儿子的坏劲儿更可以想见。

我走去找她，并且从容地使她明白那件事。

我真窘于答复，因为她竟陡然问我：“您对于那个女孩子，能够给她一些什么东西？”

她真是狡猾，那个老婆子，但是我也不笨，我早就预备妥当了。

我刚好有三块丢在沙司乡附近的地，那些地本来属于我在好乡的三个庄子。那些庄稼人永远嫌其过远，我早就收回了那三块面积一共六亩的田，末了因为那些庄稼人又来噜苏，我便在每个佃约里免了他们应当缴的鸡鸭之类。这样一来简直算是丢了。所以我那时候便在邻近买了一点儿地，在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屋，两者共花了我一千五百法郎，所以我算组成了一桩没有花多钱的小产业，于是我就拿它给这女孩子做生活基金。

那老婆子说这产业是不够的？但是我也不让步，结果我们就毫无结果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她的儿子便来找我。说到他的面貌我真不大记得。我看见了，我更放心了，因为若是在乡下人之中看来他并不算坏，不过却真像一个很狡猾的人。

他随随便便地谈起那桩事，如同他新近买了一条母牛似的。等到我们谈好了之后，他要看看那份产业，于是我们便穿过田里动身去看。那光棍竟叫我在哪里足足蹲了三个钟头，他量过宽窄，又拾些土块儿在手里打散，俨然是害怕看错了货色。那房屋的顶还没有盖好，他坚决不要茅草做顶，非盖石板不行，因为这样可以少要一些修理！

随后他向我说：“但是家具呢，那是要由您给的。”

我反驳道：

“不行，拿一座田庄给您，已经很不错了。”

他冷笑着说：

“我相信是不错了，一座田庄和一个孩子。”

我不由脸红起来，他说：

“大家想想吧，您可以给一张床，一张柜，三把椅子和一套吃饭用的东西，否则就什么也不必干。”

我承认了这一层。

于是我们便又上了回家的道儿，他那时还没有一个字谈到那女孩子身上。但是忽然用一种狡猾而又不好意思的神气问：

“但是，倘若死了，这产业又归谁呢？”

我说：

“那么，自然归您。”

他从一大早就想知道的事都在这里了。立刻他用一种满意的动作同我握手，我们算是谈妥当了。

唉！说起我叫蔷薇打定主意，那就真叫我头疼。她倒在我脚跟前呜咽起来，并且重复地说：“您来给我提议这件事！您！您！”经过了七八天，她始终抗拒，无论我怎样苦劝和怎样哀求。女人真是笨，一旦产生了爱情，她们就什么也不明白了，世上没有可以自恃的聪明，爱情先于一切，一切为的是爱情！

结果，我终于生气了，并且以要推她出去来恐吓。她算是才慢慢地让步，条件就是要我允许可以不时来看我。那一天到了，我亲自引她到教堂里去，敬神和喜酒种种费用都是我出的，总而言之，我漂亮地办了一切的事，

随后我告别了，走到杜尔乃，在我哥哥家里住了半年。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每星期必来探听我的消息。到家不到一点钟，便看见她抱着一个孩子走进来了。看见那小家伙真叫我难受，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啊！大概我还吻过那孩子。

至于那个娘呢，简直是一所破房子了，一副枯骨了，一个影子样的东西了，又老又瘦。婚姻于她真没有好处！我机械地问她：“你日子过得好吗”

于是她的眼泪像泉水般涌出来，泣不成声地哭着，末了，她高声说：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丢开您，现在，我情愿死，再不愿活了！”

她发疯似的给我闹了一大阵，我尽力安慰她，并且送她直到栅栏门外。

事实上，我听见有人说她的丈夫打她，她的婆婆虐待她，那个老鸱鸦。

两天之后，她又来了。她抱住了我，她在地上打滚。

“请您杀了我吧，我到底不想回去。”

这完全是麋儿扎要说的话呀，倘若它能够说！

这样的弄法渐渐叫我头疼了；我终于又躲了半年。等我回了家……等我回了家，我才知道她在三星期前死了，以前，她每逢星期日必定回来……始终像麋儿扎一样，那孩子在八天之后也死了。

至于那丈夫，狡猾的光棍，却袭承了遗产，仿佛他从此很得法，现在他做了村里的自治委员。

随后卫仑多先生一面笑一面说：“这没有关系，他的幸运是我造成的。”

末了，那兽医塞茹尔先生端着那盅烧酒送到嘴边，一面庄重地下了结论：

“无论你们要怎样，但是这样的女人是惹不得的。”

我是农民

——乡下五年记忆

贾平凹

读了不到两年的初中，学校便放了长假。我被划为了1967的初中毕业生，那时我才14岁，瘦瘦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高高翘起的毛发。我总打不过人，常常人揪了那撮毛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010

回到了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在农民里又属于知识青年。但是，当我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而知青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走红于中国文坛，我却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我读过许多知青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而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

到来选择我们。

从运麦糖开始，我被队长派了运粪、套牛等农活，每天挣三个工分。那时一个劳动日是十分，十分工分折合人民币是两角，这就是说，我一天从早到晚的劳动可以赚得六分钱。由于个小，力气又不大，我总是被骂，他们骂人都非常难听，还算运气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队长是分配了我和妇女一块劳动的。

我是棣花公社棣花大队东街村的社员了，我已经能闭着眼睛说出我们村的土地在前河滩是多少亩水田，西河滩是多少新修地；东是多少亩旱田，西又有多少亩梯田。我爱土地，爱土地上的每一株庄稼苗……

在贫困的环境里，我学会了自私，因为一分钱，一根柴火，一把粮食，对于生命是多么重要！

然而，我又恨土地，我不甘心就这样受穷一辈子，只要有机会，一定要从这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上面几次来招工，由于没人说情更没礼送，我一次次被刷下来；

征兵时，开始是公社武装部没熟人送不上礼，而第二年，却因为父亲突然被清理下放回家，连名都没报上！

难道就这样窝一辈子？

我曾看着劊猪匠干活想学会阉猪，也曾想过当代理教师——机会终归来了，我正兴奋地等着消息时，等来的却是被别人顶替了的结果！

父亲一直认为是他的问题影响了我，看到他“是我误了娃呀”的愧疚样，我心如刀割！

终于有一天傍黑，我偷偷地上了水库大坝工地！我上大坝一则是想换个地方让心情轻松一下，重要的是我一直暗恋着的那个“她”也在工地上！80年代中，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为《单相思》，诗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你不知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间。”

这首诗是为了追忆我平生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子的感觉。

在初上水库工地的一天半里，我没有见到她，也没问堂弟她是住在哪儿。我睡不着，顺手拿了一本民工的书——几年后读大学时我才知道这本没

封面也没封底的书叫《白洋淀纪事》——我读了十几页，突然觉得被窝那边凉飕飕，似乎还有什么在动，用脚一挑被子，天呀，是一条蛇！

第二天，我就到了指挥部，开始了写标语和办战报的工作。在指挥部，一天可以记八分工，近乎我在村里劳动一天的三倍工分，而且还可以拿到每月两元钱的补贴！如此的好事降临于我，我一个人跑到河滩的一处深水潭里去游泳，脱得精精光光，大呼小叫，发誓要保住这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定要让指挥部的所有领导满意我，长久地留用我。我游泳的深水潭在工地的下河滩，晚饭后并没有人来这里，但偏偏我暗恋着的人出现了。我正从水里钻出脑袋，就看见了她从远处走过来，我啊了一声，立即潜下水去，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当她已经走过了水潭，我穿上了衣服在后面叫：

“喂！喂——”她怔了一下，一下子跑过来，说：“听说你来了，可就是不见你，你到指挥部去了？！”我说：“下午才算正式去的。”她改变了出来的目的，领我返回了她们的宿舍。我们一进去，大家就都看我，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一时窘得耳脸通红，耳脸一红，她们就怀疑上我了，目光顿时异样。她说：“这是我叔，我把他叫叔哩！”大家说：“是吗！这么小的叔？”

我最早对她留意，应该追溯于在魁星楼上睡午觉。这一个中午，吃过了午饭，我们去丹江玩了一会儿水，就爬上被村人称为光棍楼的魁星楼，没多久便呼呼睡着了，但一个鸟儿老在楼台边叫，我睁眼看看，就看见她一边打着绒线衣一边从官路上走过去，那绒线团却掉在地上，她弯下腰去捡，长长的腿登直着，臀部呈现成一颗大的蜜水桃。似乎她也听到了鸟叫，弯下的身子将头仰起来，我的心里“铮”地响了一下。我确实听到了我的心的响声，但我立即伏下头去，害怕让她看见了我正在看她。从此我就在乎起她来，对她脸上的那颗麻子也觉耐看，常常就想见她，见了她就愉快（虽然她不姓贾，但却往我喊叔）！从此我开始了愉快而苦恼的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堰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边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有她了，突然地精神亢奋，马上去上工，并会以极自然的方式凑在一块儿劳动，那一天就会有使不完的劲。若是人群里没有了她，我出工是出工了却灰不沓沓，与谁也不说话，只觉得身